

胡同串子的故事

张文瑾 著

北京男与混血女的文革往事

妈妈帮助抓特务

养鸽子

玩儿鹰

日本和尚





胡同串子的故事

张文瑾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胡同串子的故事/张文瑾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75 - 0

I. ①胡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 - 中国 - 当代②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3630 号

胡同串子的故事

作 者: 张文瑾

责任编辑: 窦海军 白连国

装帧设计: 刘红颖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16

版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75 - 0

定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一	雨儿，别哭	1
二	妈妈的故事	128
三	南北锣鼓巷	155
四	打鼓儿的小太监	159
五	卖晚报	173
六	鸽子情缘	176
七	青 儿	193
八	梧桐鸟	200
九	说京跤	213
十	惊雷之后钓黑鱼	220
十一	老八路	225
十二	日本和尚	234
十三	张小乖	242
十四	陪母亲回故乡	248

一 雨儿，别哭

美丽的金海湖，是北京郊区平谷县的一个水库。它三面环山，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雄伟壮观。春天，这里山花烂漫、翠鸟啼鸣，加之一湾绿水，更令人感到春意盎然。

我和钓友坐在水库西面的一片平缓的湖边，沐浴着霞光，垂钓着一种叫“西鸽”的鱼，也有人管这种鱼叫“马口”。由于昨天就打了“窝子”，所以今天钓起来很是开心，刚下竿就连连上鱼，尤其使上了魏大伟送给我的长尾浮漂，在这片大水面里真是彰显了优势。清澈的顿漂信号，叫你看真舒服，提竿就有，爽，真爽！

我不时地讲几句玩笑，想逗逗钓友大伟，可他在全神贯注地垂钓中，根本就不愿意理我。因为只有我们俩在钓鱼，他不爱理我，我就更想逗逗他。突然，我这儿出现了一个黑漂，我一提竿，是条大的，

八成是鲤鱼。只听鱼线被拉得吱吱响，我的鱼竿还没有完全立起来，啪的一声，主线断了。这时大伟笑着过来说：“换线吧。要不换竿、换线、换钩，钓大的？”我说：“听你的，换！改钓大的。”

钓鱼是我从小的爱好。我北京生、北京长，从上学、工作，直至退休，还没有间断过钓鱼呢。现在退休了，更是可以痛痛快快地钓鱼了。

听别人说，退休后不少人有失落感。我没有，我痛快极了，终于离开了紧张的工作，终于离开了叫人心烦的人际关系，终于摆脱了按时上下班的约束。记得刚退休时，我好好地睡了半个月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只想睡觉。我觉得太累了，该休息休息了。

当我从劳累中解脱出来后，便给自己制定了新的日程表。早上依旧是练功，这也是五十多年的习惯了。即使在睡大觉的日子里，也依然要练功一两个小时。其次是要进一步更新钓具，因为国内近几年来钓鱼技术发展很快，80年代引进的台钓已经落后了，所以要学习。于是找了一些介绍这几年最新垂钓技术的录像看，以提高我的钓技。我打算把我的退休生活过得美好愉快。这不，应朋友之约，昨天来平谷，找好了钓点儿，打好了窝子，今天钓起来感觉不错。到早上十点多，已经钓了两个小时。我们哥儿俩补了补窝子，然后一起喝了点茶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看着宜人的美景，心情无比愉悦。

大伟笑着说：“哥哥，看得出您是心里美啊。”我回答说：“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，虽然也有钓得爽的时候，但心里压根就没有放松过，哪里像今天这样的轻松啊。”大伟又问我：“您除了钓鱼还喜欢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这下你问着了。我这一辈子喜欢玩儿鹰，最喜欢的要算玩儿鸽

子，我说的是家鸽，可不是现在大家玩儿的信鸽。要说玩儿鸽子，我可算得上是行家。玩儿鸽子比钓鱼要复杂多了，钓鱼，我是装备一流，钓技末流。要论养鸽子，北京这四九城，除了一个金三儿哥叫我服气，还真没叫我服气的。不信咱们找个工夫好好聊聊。可惜的是，现在没条件养了，养家鸽必须得四合院，没四合院，养也是瞎掰。”

哥儿俩正聊得高兴，放在一旁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我没理睬。大伟说：“你接电话啊。”我说：“就不接！”大伟说：“要是嫂子呢？”我说：“不可能是，你看看吧！”他拿起一看说：“还真是，你接吧！”我接过了手机问：“你不是知道我在钓鱼吗，有什么事儿啊？”电话里太太说：“你们单位找你有急事儿，你就是不接人家电话，所以才打到我这里来，让你给回个电话，说是你的私事儿，不是公事儿……”我回答：“我不打！他们有急事儿，叫他们找我，我在水边儿呢！”“人家已经去找你了。”那边说。我说：“行了，我知道了。”我对大伟说：“快点钓吧，万一找到咱们又钓不成了。”浮漂一次又一次美美地上上下下浮动，西鸽、小鲫鱼、翘嘴，一条条地上着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到了吃饭的时间。我们哥儿俩正商量着怎么吃饭，平谷的哥们儿来接我了，说有人找我找到平谷来了。结果还真不是我们公司的事儿，是国内AA银行受海外人士之托来找我。于是，我出于礼节但从心里很不情愿地在金海湖住处见了他们。看来他们对此事还很重视，来的是办公室负责人和两位秘书。在互相认识之后，他们说明了来意。原来是受亚洲BBC银行总裁秘书的委托来找我，并只能和我单独谈话。

他们对我说，是否认识一位叫林芳雨的女士，是和我一起长大的。

也就是像人们所说的，是青梅竹马的恋人。并告诉我，林女士近期要到北京来，希望和我见面，有重要的事情和我面谈，问我是否同意接待？能否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她？他们是受她秘书的委托，并希望我有时间接待她。我告诉他们：“我确实是林女士想要找的人，并也同意接待她，但请问她找我究竟要谈什么？”他们回答说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是受林女士的秘书之托，不知道要谈什么事情，因为林女士是他们海外的重要客户，所以要尽力帮忙。过后林女士来华，他们将是她在华的接待方，并希望我能积极同他们合作，还讲这对他们银行和国家都有好处。接下来他们反倒希望在我同意的情况下，跟他们略谈我与林女士的关系。

他们说：“张先生，您的一些情况他们是知道的，比如您的家庭状况和您近期退休了。并连您的一些爱好、特长都很清楚，您曾留学过，您的外语好，业务精熟，包括您的为人。”我听了以后问他们：“这都是事实，您能讲一些她的事给我听吗？”他们说：“可以，从林女士的秘书那里我们也了解到，林女士是1952年归国的华侨，当时只有四岁。在1975年底她回国继承遗产，后来进入了亚洲金融界，事业有成，现在已经成为亚洲最大银行的总裁。”

他们还说，林女士目前还是独身。他们在海外见过她，说她人长得很漂亮，将近六十的人了，像四十岁的人，就像外国电影里的大明星。她这次来京的最后日程还没定，随行人员除了她的秘书，还有她的两个儿子，是双胞胎，同是美国哈佛大学金融学博士，一个叫张林啸，一个叫张林峰。目前，一个在美国花旗银行，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，今年都是三十岁，1976年5月生于新加坡。

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很乱，估计心率在一百二十下左右。我站了起来，做了下深呼吸，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感觉好了一些。我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非常感谢你们告诉我林雨儿这么多事情。”我郑重地表示同意接待她，并表示会密切配合做好接待工作。我说，你们想了解我与林雨儿的事，我可以讲给你们听，但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，这三十年来我们没有来往。我和她的关系，有很大的情感成分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会把她写出来与世人分享的。

送走AA银行的朋友们后，我回到房间就想睡觉。大伟问我还钓吗，我说不钓了！睡觉。我这人有个自我保护的习惯，身体不舒服或是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就想睡觉。我跟他们说，吃饭也别叫我，有事儿我会找你们的。

我洗了澡躺在床上想马上进入梦乡，因为睡眠会叫人忘了一切烦恼，醒了后会觉得全身轻松，对睡前的事会有一些新的认识、新的思路。今天这事儿对我的冲击很大，甚至可说是一种震撼。如果这辈子雨儿永远在我的生活中消失，我会留下终生的遗憾，可当她要是有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，我将不知道如何面对她。如果问我想不想见她，我可以告诉人们，我想见，又不想见。三十年来，我经常会想到她，尤其是到了一些纪念性的日子，比如她的生日、她离开我的日子等，我会更加地想念她。她对我来讲，就是一块心病，是心灵的创伤。是我对不起她，还是她对不起我？可以说都不是。我们的一切，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，是时代的篇章。

此刻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思绪犹如进入了时空隧道，我仿佛又回到了1952年的冬天……

那时候北京城的冬天比现在冷很多，1952年冬的最低气温竟达到过零下二十七度多。我记得那时早晨去上学，北风吹得发出哨响，吹在脸上像是刀子在划肉。身上穿着棉衣、棉裤，里边还有毛衣、毛裤，外面还要套上棉大衣（带帽子的叫棉猴儿），就这样，有时北风还会吹透身上的所有衣服，里面的皮肤会感到凉飕飕的。

1952年的一个寒冷的下午，我放学回家看见胡同里我家门口附近停着一辆大卡车，几个人正在往斜对门的院子里搬家具。这是一个已经空了一两年没人住的小四合院。那时北京城空着的院子有的是，我们家也是自己住一个小院子。进屋看见妈妈正在翻箱子找东西，火炉旁坐着一个小女孩。她梳着两条短短的小辫子，瘦瘦的，大眼睛，皮肤白白的，鼻子有点向上翘着，仔细再一看，她的眼睛是蓝色的。她的长相就不像咱们北京的小孩。此时她正披着妈妈的棉衣，看来冻得够戗。她身边放着一个饼干筒，冻红了的小手一边烤火，一边抓饼干吃。妈妈看我回来了告诉我，这是刚搬到对门的新街坊家的小闺女，叫“雨儿”。她又对小女孩说：“这是我的小儿子，以后你就叫他四哥吧。”小女孩毫无惧色地看看我说：“四哥，你吃饼干吧。”说着抱着饼干筒递到我面前。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不吃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她说：“我从新加坡来的，又坐飞机又坐火车，走了好几天才到这里。”她说的话我能听懂，但有口音，一听就知道不是北京人。妈妈说：“他们是华侨，现在刚回国，以后就在北京住了，雨儿将来也在这儿上学，你不许欺负她，也别叫胡同里的孩子欺负她。”我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1952年后，许多爱国华侨陆续回国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不少华侨回来，有的是全家人，有的只有青年学生。因为他们是从各个国家回

来的，有的汉语说得不好，有的根本就不会，所以北京市当时还特意成立了华侨补习学校，他们在这个学校补习汉语后，再进入普通中学或大学。我们胡同乙7号是北京一中的学生宿舍，里边住的都是华侨学生。

那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世界各国的华侨都争相回来建设自己的祖国。在回国的华侨中，亚洲华侨以印尼、泰国的占多数。回国的华侨中有不少知识分子，当时国家很穷，他们放弃了国外的优裕生活，满怀着爱国热情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。

林雨儿一家就是这样的爱国华侨。他们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都捐钱支援过中国共产党。林雨儿的伯父是个公路、桥梁建筑工程师，她爸爸子承父业，是银行家。雨儿的爷爷、奶奶年事已高，身体又不好，祖国正需要建设人才，家里讨论决定，林雨儿的伯父一家回国，他的父母留在新加坡。

林雨儿为什么跟着伯父母一起来中国呢？林雨儿是个混血儿，妈妈是西班牙人，家里也是金融界大亨。她父母是大学同学，但他们的婚姻曾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。雨儿西班牙的外公外婆不同意女儿找中国人，雨儿爷爷奶奶不同意的理由是俩人八字不合。但俩人不顾家人的反对，还是结了婚。

然而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”，正当他们爱情的结晶将要降临人世时，雨儿的妈妈在一个雨天出了车祸，没有被抢救过来离开了人世，腹中的雨儿却安全出生了。爸爸为了叫她记住这难忘的日子，故而为她取名“雨儿”。

雨儿从小失去母亲，就由她伯母代养。伯母家的孩子多，带孩子的经验也比较丰富。本来雨儿的外公外婆就不满意这门婚事，女儿去

世了更加重了他们的不满情绪，她们本想抚养雨儿，但雨儿的爸爸坚决不同意。他们也没有办法，从法律上讲他们有探视权，所以也经常闹出些不愉快的事儿来。因为他们看到雨儿就会想起自己的独生女儿，同时对女婿也会有些怨恨，加之脾气倔强的女婿又从不低头。

雨儿的爸爸虽然是留美法学博士，又有律师资格，但一个男人带这么小的孩子还是不行，他就把女儿的监护权转到雨儿伯父伯母的名下。就这样，在一切手续都符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，趁雨儿外公不在的日子，雨儿就随伯父一家来到了中国，等她外公知道了，一切也都晚了，从此两家不再往来。

当时国家根据雨儿伯父的专业，将他分配到交通部任负责规划的高级工程师，享受副总工程师待遇，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。当他们搬到我们胡同时，部里的保卫处找到当地派出所，希望他们能帮助初来乍到的林家。

因为我妈当时是街道主任又是对门邻居，派出所就把我妈介绍给了他们。本来我妈就是个热心人，一看雨儿这么小、天又冷，就把她抱到了我家里。妈妈把我小时候的棉衣、棉裤、棉鞋给雨儿穿上，又给她做了碗热面条。她的小脸、小手才暖和过来。雨儿似乎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，她高兴极了。虽然单位的人给他们家安好了煤火炉和烟囱，也拉来了许多煤并教他们怎么生炉子和晚上封火的技术，可一下子也学不会啊，单位给找来的保姆也不会弄炉子，再加上房子长时间没人住，一时半会暖和不过来，便把全家人冻得直哆嗦。雨儿年纪小，他们就拜托妈妈带一下，雨儿也怕冷，晚上就挨着妈妈睡。她从小就是单独睡觉，这回能和我妈妈睡在一起，她可兴奋了。过了好多

年后她还对我说，她就喜欢闻我妈妈身上的味。

那一年的冬天她就睡在妈妈的床上，我也特高兴，因为这样我就能和哥哥们睡在一个屋子里了，脱离了妈妈的监管，自由多了。雨儿的伯母特别感谢妈妈，她告诉妈妈说，保卫处的人对她详细介绍了妈妈的身份和我们家的情况。那时我二哥已经是公安局的人了。他们告诉妈妈说，他们着急回国，没想到北京会这么冷，他们的火炉有时一夜会灭好几回。多亏了妈妈照顾雨儿，要不非病几次不可。雨儿听别人叫妈妈“张大妈”，她就叫大妈妈，逗得我们都笑了。后来她就干脆叫妈了，街坊看了都说张大妈又收了个洋闺女。

雨儿小时候长得像个洋娃娃，很好玩，人们都很喜欢她。只要他们家的饭不好吃，或是我们家吃好的，她一定会在我们家吃。我们家哥儿四个，中间一个是女孩，所以大家都拿她当个小妹妹、开心果。

有时，雨儿不知道家里有好吃的，我妈就让我去叫她。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客气，多数是不请自到。倒是她伯父、伯母总觉得不好意思。

雨儿从小就非常聪明，她伯母把她送到幼儿园，没几天她就不去了。因为她已经认识了不少汉字，又能听、说、写一些简单的英语，上幼儿园她觉得没意思。当时的幼儿园水平又低，所以也根本教不了她什么。她的伯父、伯母也就由她去了。伯母也是雨儿的家庭教师，她是国外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只是国语发音不好，但英语非常好。后来我学习英语，她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。退了幼儿园的雨儿变得老实多了，也认真学习了，并很快把小学二三年级的课程学得差不多了。等她上小学时，学校破格叫她做了插班生，雨儿的小学也就比一般孩子少读了两年。

雨儿把我家当成了她的第二个家，几乎是天天来。她爸爸经常寄来衣服和食品，她就经常把寄来的食品拿来许多交给我妈，多是些饼干、曲奇、罐头之类的大东西。有一次，她偷偷地看了我练功，她很吃惊，练完后先是问我累吗，于是就把巧克力给我吃。由于我们家在天津有一个糖果工厂，所以我不大喜欢吃巧克力，就告诉她，以后巧克力别寄了，我们家有的是，你想吃多少从天津给你带来多少。

她看到师傅教我后空翻，紧接着过小翻。师傅拿一根竹竿挑着我的腰，一翻一翻的。师傅有时不用力，我的腰又没使上力，就会摔在地上。师傅这时就会朝我屁股上狠狠地抽一竹竿。别说，还真疼，但我不敢叫，也不敢表示不满。等练完后，雨儿会偷偷地问我，疼吗？叫我看你屁股红了吗？我会生气地轰她：“滚！”但她也不生气，还会跟在我后面，就像一个跟屁虫。

我从小就很淘气，跟胡同里的哥们儿偷枣，附近几条胡同的枣树都被我们偷遍了。雨儿就跟在屁股后面捡枣，有时被刺扎着，疼得直哭，不叫她去，她下次还跟着去，轰也轰不走。

有时候我们去爬城墙，摘上面的酸枣，她也跟着。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我们就不叫她爬，叫她在下面等着。下来后我们每个人都给她一把。最后，她吃得比我们还多，有一次吃得回家直拉稀。

我们去什刹海偷鱼，她就去放哨。只有我们打架去，绝对不会让她去，因为她跑不快。

她上学了，学校离家很近。她这么小，可她不叫家里人送，她伯母就偷偷地让我跟她一起走，因为我的学校比她的远，顺路把她送到学校，我再上学去。她对我说：“哥，放学后我在学校门口等你。”我有

点不情愿，因为男孩子放学后先要疯玩儿，但我还是答应了，每天放学后我都赶紧跑着去接她一起回家，慢慢地也就成了习惯了。

到了四五年级时她就不叫我接了，她下学后要和同学玩跳皮筋，不想马上回家了。这也正合我意。

后来我爸爸去世了，大哥被打成了右派送到东北改造，妈妈也不是居委会主任了，去街道工厂当了工人。我们家的家境急转直下，困难生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1958年，北京市开始发粮票，粮食定量了。我师傅两口子也回山东登州府老家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户口，也就没有粮票买粮食。我非常失落。

这时我中午放学就到离家很近的街道食堂吃饭，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人做午饭了。开始雨儿不知道，后来被她发现了，她告诉了她伯母，她伯母就叫我去他们家吃饭。但我很少去，理由是北方人吃不惯他们家饭菜的口味。

这种日子不到一年，街道工厂也不叫妈妈干了。工厂原本是在妈妈的主持下干起来的，最后她连当个工人的权利都没有了。连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而我妈妈却能平和地接受这一切。

这时已经到了1959年初，全国人民都过着很困难的生活。雨儿的伯母经常接济我们，但她的接济形式不会让我们感到尴尬。雨儿的爸爸以前只从国外寄食品，后来开始经常寄钱来。当时北京城有一些对华侨和外国人的优待政策，还诞生一种叫“侨汇券”的东西。在王府井大街的八面槽，路北有一个商店叫侨汇商店。70年代后，改叫友谊商店。这个商店当时不叫老百姓进，只有华侨和外国人才能进。这里用侨汇券加等价的人民币可以买到外面没有的东西，包括在外面凭票

证供应的鱼、肉、香肠、罐头、烟、酒、点心、糖果等。在困难时期的北京城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，但很多普通市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。

一个星期天，雨儿来找我妈说：“大妈，我和伯母去买东西，想叫四哥一起去帮助拿东西。”于是，我和雨儿是一起骑自行车去的，她伯母是坐车去的。雨儿早就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她的自行车是她爸爸从国外寄来的，一辆“二六凤头”车，世界名牌儿。她骑车像个男孩子，我还得带她少走大街多走胡同，因为胡同里车少，安全。在这一点上雨儿很听我的话，因为是我教会她骑车的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不小心撞在一辆三轮车上，车没坏，也没伤到人。可这个蹬三轮的大哥张嘴就骂人，可难听了，雨儿当时就吓哭了。我赶紧说：“雨儿，别哭。”我上前跟那人理论，可他根本不听，反倒骂得更厉害了。我急了，一个飞脚就把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踢倒在地。等他起来后，我用八卦连环掌把他打得满嘴吐血沫，直到他求饶才住手。我下手也狠了点，当时已能单掌劈开一块砖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打大人，也是为雨儿打人的开始。后来，她越长越漂亮，为此还真惹了不少事儿。不过从这件事儿开始，我也学会了打了人就快跑，过几天也就没事儿了。这件打人的事儿是我们俩的秘密，谁都不知道的。

从我家骑车走北锣鼓巷、南锣鼓巷，再经沙滩就到侨汇商店，也就二十分钟。我第一次进这个商店，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。我们买了两大块猪肉，两瓶油，四斤白糖，十个牛肉罐头，全部分为两份。雨儿还买了她喜欢吃的巧克力，她在那里真像一个大小姐。后来过了许多许多年，看到我女儿在国外商店买东西的样子，我就想起了雨儿，

真像，一点也不像她的亲妈，当时我心里泛起一阵阵的酸楚。

那天在侨汇商店买的许多食品，一份是雨儿伯母给我们家的，我说我不拿。雨儿说：“你不拿我拿。”回家后，雨儿提着我们家那份东西说：“大妈，这是我伯母受我爸爸之托给您买的東西。这可是我爸爸的心意，您不能不收吧！”她的话说得满满的，好像她只是帮她爸在办一件事，我妈妈也不能和她远在新加坡的爸爸说什么呀，只能收下了。妈妈问她从哪里买的，她讲了我们买东西的过程。

后来每逢过年过节，雨儿都会叫我跟她去买肉等吃的东西回来。困难时期，妈妈又回了一趟老家，带回了许多花生米，经常用油给我们炸花生米吃，我们每人一份，当然也少不了雨儿一份。有时，我的那份也给她留着，告诉她我吃完了，实际上我骗不了她，要知道她的血统是一半中国人一半洋鬼子，她可聪明了。我练功后有时会发现我的床头有一大块巧克力，肯定是雨儿放的。

一想起师傅来，我就练功。我从四岁起就跟师傅学武术，师傅两口子都是山东登州府人，他们管我爸爸妈妈叫大伯大娘。他爸爸是我爸爸的师弟，他是独生子，还不能生育，虽然当年三十多了，却无儿无女。

妈妈生我时四十岁了，生下来就没奶吃，虽然喝牛奶，但身体瘦弱，经常生病。当年他们正好来北京投靠我爸爸，我爸爸一看他身手不凡，但不认字，又没有任何技能，于是就说：“你们两口子就留在北京家里吧，既能帮你大娘干家务，又能教你四弟练武强身。他虽然身体瘦弱，但悟性很好，是块儿练武的材料，也省得咱们这门武艺失传。”从此我们俩就形影不离了。他既像个保姆又像个兄长，他把所会